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張元濟書齋



標譯大意

(一)世之治古文者往往以「擇焉不精」爲古文觀止詬病；然時至今日，去古日遠，欲求一流傳普遍，足爲初學古文之津梁者，則舍此莫屬。爰就是書一一譯爲白話，附於每篇原文之後，務使言文兩方，得以互相對照，有融會一貫之妙。

(二)古文觀止之言文對照本，坊間類都有之；然欲求一原文而加標點者，則不可得，是誠一憾事焉！爰就是書原文一一加以標點，務使段落起訖，條分縷析，字裏行間，辭達意顯，學者得此，有事半功倍之效。

(三)本書譯文，視原文之簡繁深淺，法或各異；有徒探其要領而意譯者，有須辨其精細而直譯者，要以不失真義，使學者易於領悟爲依歸。

(四)本書於每篇原文之後，譯文之前，彙集諸大名家之評語，或就其形式而討論其體制，或就其實質而闡發其命意，學者於此，不徒讀古人之文而已，且可以想見古人之爲人。

(五)本書每篇原文中較難之字句，皆於字句下，一一注其音義，詳其出處，以便學者之研究。

(一)本書所用標點之種類如左：

一、頓號、表頓。

二、讀號，表讀。

三、分號；表對上文成句，對下文爲讀。

四、句號。表句。

五、總號：表總冒下文或總結上文。

六、提引號「」用以表述語及引用語。

七、複提引號『』用以表述語中的引用語。

八、疑問號？表疑問或反詰。

九、驚嘆號！表驚喜、感嘆、或命令、招呼、願望。

一〇、專名號——加於人名、地名、國名、朝代名……的右旁。

一一、書名號——加以書名、篇名的右旁。

一二、刪節號……表省略或未完。

標點評註
古文觀止
目次

卷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一
周鄭交質	左傳	五
石碻諫寵州吁	左傳	六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八
鄭莊公戒飭守臣	左傳	一〇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傳	一三
季梁諫追楚師	左傳	一五
曹劌論戰	左傳	一八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傳	二〇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二二
齊桓下拜受胙	左傳	二四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二五
子魚論戰	左傳	二七

寺人披見文公	左傳	二九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	三一
展喜犒師	左傳	三二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三四
蹇叔哭師	左傳	三六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傳	三八
王孫滿對楚子	左傳	四〇
齊國佐不辱命	左傳	四二
楚歸晉知罃	左傳	四四
呂相絕秦	左傳	四六
駒支不屈於晉	左傳	五一
祁奚請免叔向	左傳	五三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五五
晏子不死君難	左傳	五七
季札觀周樂	左傳	五九
子產壞晉館垣	左傳	六二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傳	六六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左傳	六九
子革對靈王	左傳	七一
子產論政寬猛	左傳	七五
吳許越成	左傳	七六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七九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八二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八四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八六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九一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九四
敬姜論勞逸	國語	九六
叔向賀貧	國語	九九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一〇一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一〇二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一〇五
春王正月	公羊傳	一〇七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一〇八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傳	一一〇
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傳	一二二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一二三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一一五
曾子易簀	檀弓	一一六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一一七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一一九
杜蒧揚鱗	檀弓	一二〇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一二二

卷二

秦文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一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六
范雎說秦王	國策	九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一三
顏囑說齊王	國策	一五
馮煖客孟嘗君	國策	一七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二一
莊辛論幸臣	國策	二三
觸轡說趙太后	國策	二五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二九
魯共公擇言	國策	三六
唐雎說信陵君	國策	三七
唐雎不辱使命	國策	三八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四〇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四五
卜居	楚詞	四九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五一

漢文

五帝本紀贊	史記	五三
項羽本紀贊	史記	五四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五五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五七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六〇

外戚世家序	史記	六〇
伯夷列傳	史記	六二
管晏列傳	史記	六六
屈原列傳	史記	七二
酷吏列傳序	史記	七八
游俠列傳序	史記	八〇
滑稽列傳	史記	八三
貨殖列傳序	史記	八七
太史公自序	史記	九〇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九五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一〇七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一〇八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一〇九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西漢文	一一〇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一一一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一一五
鼂錯論貴粟疏	西漢文	一二二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西漢文	一二七

司馬相如上書諫獄	西漢文	一三四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一三六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西漢文	一四二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一四六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一五〇
馬援戒兄子嚴敦書	東漢文	一五一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一五二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一五六

卷三

六朝文

陳情表	李密	一
蘭亭集序	王羲之	三
歸去來辭	陶淵明	五
桃花源記	陶淵明	七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九
北山移文	孔稚珪	一〇
唐文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一四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一六
滕王閣序	王勃	一九
興韓荊州書	李白	二四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二七
弔古戰場文	李華	三〇
陋室銘	劉禹錫	三一
阿房宮賦	杜牧之	三二
原道	韓愈	三五
原毀	韓愈	四一
獲麟解	韓愈	四五
雜說一	韓愈	四六
雜說四	韓愈	四七
師說	韓愈	四八
進學解	韓愈	五〇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五四
諱辨	韓愈	五七
爭臣論	韓愈	六〇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六五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六七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一
與陳給事書	韓愈	七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七五
送孟東野序	韓愈	七六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七九
送董邵南序	韓愈	八二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八三
送石處士序	韓愈	八五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八八
祭十二郎文	韓愈	九〇
祭鱷魚文	韓愈	九五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九七
駁復讎議	柳宗元	一〇一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一〇四
箕子碑	柳宗元	一〇六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〇八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一一〇
梓人傳	柳宗元	一一三
愚溪詩序	柳宗元	一一八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一二〇
鉅鑿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一二二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一二四
賀進士王參元火書	柳宗元	一二五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偁	一二八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一三〇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去非	一三二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一三三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一三五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一三七
義田記	錢公輔	一三八
袁州州學記	李觀	一四〇
朋黨論	歐陽修	一四二

縱囚論

歐陽修 一四五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三二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一四七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三六

卷四

宋文

范增論

蘇軾 三九

留侯論

蘇軾 四一

賈誼論

蘇軾 四四

龍錯論

蘇軾 四七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五〇

喜雨亭記

蘇軾 五三

凌虛臺記

蘇軾 五五

超然臺記

蘇軾 五七

放鶴亭記

蘇軾 五九

石鐘山記

蘇軾 六二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六四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六九

前赤壁賦

蘇軾 七一

後赤壁賦

蘇軾 七四

三槐堂銘

蘇軾 七六

方山子傳

蘇軾 七九

梅聖俞詩集

歐陽修 一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三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五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七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八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一一

醉翁亭記

歐陽修 一三

秋聲賦

歐陽修 一四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一五

瀟岡阡表

歐陽修 一九

管仲論

蘇洵 二四

辨姦論

蘇洵 二七

心術

蘇洵 二九

六國論	蘇轍	八二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八三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八五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八八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九一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九三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九四
游褒禪山記	王安石	九五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公墓誌銘	王安石	九七
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九九
閱江樓記	宋濂	一〇一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一〇四
賣柑者言	劉基	一〇六
深慮論	方孝孺	一〇七
豫讓論	方孝孺	一一〇
親政篇	王鏊	一一三

尊經閣記	王守仁	一一七
象祠記	王守仁	一二一
瘞旅文	王守仁	一二四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一二七
報劉一丈書	宗臣	一三一
吳山圖記	歸有光	一三四
滄浪亭記	歸有光	一三五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一三七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一四〇
徐文長傳	袁宏道	一四二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一四五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卷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初者敘其始也鄭姬姓國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國武姜者姓姜而諡武也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國名段奔共國故名共

叔莊公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命名奇

遂惡之

鳥故之一遂字寫盡婦人任性情況

愛共叔

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

器

公弗許

惡莊公而因愛段欲立爲太子亟請者不一請也莊公蓄怨非一日矣以上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禍

及莊公

卽位爲去聲

之請制

制邑最險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言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時險滅亡他邑則唯命是聽莊公似爲愛段之言實恐段居制邑太險難除他邑雖極大諒不若制邑之險適可以養其驕而滅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

請京京邑最大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張大其心也莊公處心積慮主于殺弟封邑之始已早計之矣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百丈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都

三分其國之一中省都五省國之一中都不過五十分其國之一小都不過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

制也京城過于百雉不合君將不堪

叔段據有大邑將爲鄭害莊公必不堪也祭仲一夢中人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直得母姜氏而故作對曰姜氏何厭平之有也

不如早爲之所

或裁抑無使滋蔓

公曰多

滋蔓滋長而蔓延

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除

先出蔓字後出草字頓挫

况君之寵弟乎

言向後即欲爲之所而不能夢中

公曰多

行不義，必自斃。備子姑待之。斃，敗也。滋蔓自多，行不義則必自敗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也。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于己。西鄙，邑貳，兩屬也。段命西北二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國不堪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將何以處段？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先拘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

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也。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厚，地廣也。前猶貳已故

得衆。夢中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親近也。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崩者，勢

之知也。大叔完聚，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日將襲鄭。掩其不備曰襲。段至此不

封終未。小懲而大戒之，段必不至此。段之將襲鄭，國實則莊公養之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欲爲內應。婦人姑息之愛，不曉大義，故欲啓

利害，夫人必不至于此。夫公聞其期，聞其襲鄭之期也。祭仲不開于封，不聞何獨公聞曰：「可矣。」

寫莊公得計，聲口與上可矣。句緊照言這遺纔好伐。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

于鄆。音煙。鄆，鄭邑名。公伐諸鄆。既命子封伐諸京，公又自伐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敘叔段事書曰：「鄭

伯克段于鄭。」釋經下文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莊公

弟惡，故曰失教。鄭志者，鄭伯之志在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殺段，難言遂寘

姜氏于城潁。寘，棄也。城，潁地也。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黃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見母，將

哉。既而悔之。悔，誓之過是。天性萌動，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顧考叔以潁考叔，鄭大爲潁谷封人，

下純是太和元氣，既而悔之一句，是轉殺機爲太和的緊關。

時爲穎谷典聞其有獻于公或獻謀也公賜之食食舍音肉食而舍肉公問之舍肉不食對曰

「小人有母，直刺入心甚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善于誘君使之公曰：「

爾有母遺，衣我獨無！」緊語助也。哀哀之音宛然。濡子之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不佯爲

基。妙公語去聲之故，公語以誓且告之悔。無及之意也對曰：「君何患焉？」黃泉之誓若闕地及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地道也。掘地使及黃泉爲地道以見母便是相見公從之。公入而賦：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樂音洛。賦賦詩也。大隧二句公所賦詩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

樂也洵洵！」異。大隧二句姜所賦詩辭洵洵舒散也。則知其前之隱忍矣。從遂爲母子如初。初字

起初字結君子曰：「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爲論斷也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去聲及莊公。」指愛字妙親之偏愛足以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

結意致冷然

【評語】鄭莊志欲殺弟，祭仲子封諸臣，皆不得而知。一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斃子姑待之，將自及，厚將崩。

等語分明是逆料其必至於此，故雖婉言直諫，一切不聽。迨後乘時迅發，并及於母。是以兵機施於骨肉，真殘忍之

尤幸良心忽現，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純孝贊考叔作結，寓慨殊深。

【白話】起初的時候，鄭武公在中國娶來的夫人，叫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兩個兒子。莊公生的時候是難

產，驚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做寤生，因此很不喜歡他。喜歡共叔段，要想立他做太子，屢次在武公那裏請求武公

竟不允許。

到了莊公做鄭國的君主，姜氏替共叔段討封制地。莊公道：「制是最險的地方，從前虢叔會死在那裏的。別的

地方，總可聽命。」於是姜氏又替他討封京地。莊公就叫他住在那裏。從此鄭國的人，叫他做京城太叔了。當時祭仲很不平的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禍害。先王的制度，大城不過全國的三分之一，中城五分之一，小城九分之一。現在京城却不合度，不是先王遺下的制度啊！你將不堪了！」莊公道：「姜氏要這樣，叫我怎能避害呢？」祭仲道：「姜氏那裏有厭足的時候，不如早些設法，勿令牽纏。要是牽纏開來了，那就不容易打算的。牽纏的小草，尚難除掉，況且是你所寵愛的弟弟呢？」莊公道：「他多行不義的事情，定必自己不得好活，你姑且等他是了。」後來太叔叫西鄙北鄙的百姓，歸向自己。公子呂道：「國家不能有兩箇君主，你到底怎樣處置他呢？如其要他把君位給太叔，臣等請去服事他；如其是不給他的，那就請你把他除去，不要使百姓生了別心。」莊公道：「除他實可不必，將來他自然會得到禍害的。」那時太叔又收了西鄙北鄙，當做自己的地方，一直到廩延爲止。子封道：「可以發動了！地方一多，將得人心了。」莊公道：「他做不義的事情，定沒有人和他親近，地方越多，失敗也越快。」那時太叔修好城郭，聚攏人民，整頓盔甲兵器，召集步卒兵車，將要暗攻鄭國。姜氏也將替他開城，作爲內應。莊公聽得他日子定了，便道：「可以了！」就叫子封領了兵車二百乘，攻打京城。京城的人也反叛。太叔太叔逃到鄆地，莊公再攻打鄆地。五月辛丑日，太叔便逃到共國去了。

魯國史官寫在那冊上道：「鄭伯克段於鄢。」因爲段沒有做弟的道理，所以不稱弟。好像兩個君主，所以叫做克。稱呼莊公叫鄭伯，是謗毀他失教的意思。不說出奔，因欲表明莊公志在殺弟，所以不能明言了。

莊公趁此把姜氏放到城穎，同他罰咒道：「不到黃泉，不再和你相見了。」可是後來便懊悔了。那時穎考叔做穎谷地方的封人，聽了這事，借貢獻的事件，來見莊公。莊公賜他喫食，他在喫時，把肉放開不吃。莊公問他的緣故，答道：「小人有個母親，都嘗過小人的食物了，可是沒有嘗過君上的食物，敢請把這放開的肉，帶回饋獻母親。」莊公道：「你有母親可饋獻，我偏沒有啊！」穎考叔道：「敢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莊公便把緣故告訴他，並且

告訴他懊悔的情形。考叔道：「你憂思什麼呢？如其掘地見水，在地道裏相見，那一個說不是呢？」莊公聽了，就照他的話行，進那地道，便賦一首詩，說是大隧之中，我的快活真是和洽得很。姜氏出那地道，也賦一首詩，說是大隧之外，我的快活真是舒暢得很。從此以後，母子便像從前的和好了。當時的君子道：「穎考叔真正是個孝子啊！愛他的母親，推到了莊公身上。」詩經上有句話：「孝子的心，是沒窮盡的，又能把自己的孝心，感動旁人的孝心，永久賜及他同輩的。」這句話，恐怕就是對穎考叔的純孝而說吧！

★周鄭交質隱公二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父子俱秉周政

王貳于虢。

王病鄭之事欲分政于虢公

鄭伯怨王。

貳與怨俱恨心上來伏下信不由中

王曰：「無之。」

只用無之二字支吾全是小兒畏撲光景

故周鄭交質。

至。物質相質當也。君權替臣紀廢自此極矣。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

忽爲質於周。

平王子名狐，鄭公子名忽。先言王出質而後言鄭出質者，明鄭伯偏王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

也將者未決之辭，却爲鄭莊親破故王也。以三月崩而祭，足以四月寇言其疾也。

四月，鄭祭

足

仲

帥

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溫周邑名，成周今洛陽縣。書溫又書成周者，四月猶溫秋則徑入成周爲鄭莊之惡，不唯無君直是異樣慘毒。

周鄭交惡。

如字。敘事止此。下皆左氏斷辭也。

君子曰：「信不由

中，質無益也。」

一句喝倒明恕而行，要平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開去？

雖無有質，誰能開之？

明則不欺，然則不忌，所謂由中之信也。言本明恕而

行又以禮文彼此要結，雖不以子交質誰能離間之也。

苟有明信，

推開一步說

澗溪沼沚之毛，

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沚毛草也。卽下文所謂藁也。

蘋蘩蕰藻之菜，

蘋蘩大藾也，蘩白蒿也，蘩漢聚藻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菜者。

筐筥

舉

錡

奇

釜之器，

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鼎屬。

行潦之水，

潢汗停水也。行潦流水也。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薦祭也，羞進也。以上七句言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享。

而況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煙用質？

此通言凡結信者不得用質，非專指周鄭也。上文言要

風有采蘋

采蘋，雅有行葦，洞通酌。

采蘋，采蘋國風二篇名義，取于不嫌薄物行葦，洞酌大雅。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引詩作結以繁蘋章酌等字與洞

此四詩者明有

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引詩作結以繁蘋章酌等字與洞

漢詔注十六字相映照而仍以忠信字關應信不由中風韻悠然

【評語】通篇以信禮二字作眼。平王欲退鄭伯而不能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乃用虛詞敷衍，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不能處己以信而取下以禮矣。鄭莊之不臣平王致之也。曰周鄭曰交質，曰二國，寓譏刺于不言之中矣。

【白話】鄭國武公莊公做平王卿士。平王欲把政權分給虢公，鄭莊公知道了，埋怨平王。平王道：「沒有這件事。」因此周朝和鄭國交換把兒子抵押。平王的兒子狐做抵押品在鄭國，鄭國的公子忽做抵押品在周朝。後來

平王死了，周朝的人將把政權交給虢公。不料四月時候，鄭國祭足領兵取溫地的麥子，到了秋天，又取成周的禾苗。周朝和鄭國就此大家怨惡了。

苗。周朝和鄭國就此大家怨惡了。

君子道：「信用不能從心所出，就是交換抵押，也是無益的。能照光明忠恕方面做去，拿禮來要約他，雖是沒有

抵押，誰能夠離開他們呢？如果有顯著的信用，不論山澗水溪方池小渚的草，大萍白蒿蘊藻的菜，方筐圓筥鼎釜

的器，停滯流動的水，都可以祭那鬼神，進那王公，況且說他君子結合兩國的信用，只要盡禮做去，又那裏用得到

把人物抵押呢？國風有采蘋采葦，大雅有行葦洞酌，這四篇詩，就是表明有了忠信，雖是薄物也都可用的意思。」

★石碯諫龍州吁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東宮太子宮也。得臣，齊太子名。敬莊姜與太子同母，表其所生之貴也。與下嬖人緊照。

美而無子。

色賢于德而不見容終以無子。四字深妙。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國風篇名。國人以莊姜美而不見容，故作碩人之詩以憫之也。引證冷雋。

又娶于陳，曰厲。

嬌，規生孝伯蚤死，其姊戴嬌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桓公雖非正出，然爲止嫡所子，自然當立。

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嬖妾生子，名曰州吁，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母嬖故有寵，龍子是一篇主腦，伏下六逆禍根。

弗禁，弗禁，以龍故。莊姜惡之。縱其好兵，必致禍，故惡之。以上敘莊姜賢美而不見容。石，音諫，衛諫大夫也。

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方，矩則也。易曰：義以方外，納使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驕奢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祿者寵之實也。以上推言寵之流弊，適所以納于邪，實非愛子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先

筆若猶未也，階之爲禍，不定其位勢，必緣寵而爲禍。四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眦者，鮮矣。眦，安重貌。言寵愛而不驕，驕而能降，心降而不怨，恨怨而能安重，如且夫下以推開一步，就莊姜桓公與嬖人州吁兩相對說。賤妨貴，言少陵長，齒言以遠閒，親言以地，新閒舊言以情。小加大，以

言淫破義，以傳言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臣行，國言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以在家言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理之事。去順效逆，今龍州吁其于六逆則賤妨貴，少陵長，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

速之，無乃不可乎！兩禍字應前階之爲禍，君人而弗聽，弗聽，莊公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禁弗聽，不聽。桓公立，乃老。請告老致仕也。夫以石階之賢，諫既不行于君，令復不行于子，命也。夫其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智矣哉。

【評語】龍字乃此篇始終關鍵，自古龍子未有不驕，驕子未有不敗。石階有見於此，故以教之義方，爲愛子之法，是拔本塞源，而預絕其禍根也。莊公復而弗圖，辨之不早，貽禍後嗣，嗚呼慘哉。

【白話】衛莊公娶了齊國東宮得臣的妹子做夫人，叫做莊姜，面貌美麗，却是沒有兒子。衛國的人，因此替他做了一篇碩人詩，表示哀憐他的意思。莊公又在陳國娶一個妻子，叫厲嬌，生了一個孝伯，不幸蚤死了他的妹子。

古 文 觀 止 卷一 周文 石階諫龍州吁 七